

叢書十四

叢書十四

重慶堂隨筆卷下

安化後人八十一叟王學樵秉衡著

男國祥永嘉注

孫升大昌校

曾孫士雄孟英刊

有有從草故神農辨藥之書曰本草經則本草宜蘭蓋之蟲形似蜈蚣而色青取置杯中
淨淨甘則蘭之於草亦猶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澈如琉璃蘭氣撲鼻用以代醞香沁齒
得得。蘭為冠矣蘭以素心者為貴舒思慮之鬱地亦其珍也惜不知其名愚謂此蟲
得得。心至清之氣而生故昔人有吹氣如蘭之喻夫蟲而食蘭猶得仙致施之於人效自
有食蘭蓋之蟲形似蜈蚣而色青取置杯中灑以鹽末少許覆之以蓋須臾化為水湛然
淨綠澈如琉璃蘭氣撲鼻用以代醞香沁齒頗半日後尚留餘味然蘭謝時即死殊不易
得。彼地亦其珍也惜不知其名愚謂此蟲可與豚望鞠通相鼎立洵稱仙品宜其不易
得也夫蟲而食蘭猶得仙致施之於人效自可知乃有以省頭草當之者抑何陋耶

川潮州蔗田接壤食蔗之蟲形如蠶蛹而小味極甘美性涼解熱毒助痘漿可與

蘭蟲並傳

古之權量既小而約劑其輕每服數錢者居多今世反是故藥價漸貴所以患病愈難矣

不但良醫罕出也。如人參一味竟為富貴人常饌。夫人參亦草根耳。天之生此。原以燻人之病。非以養人之生。因無病之人競相購服。而視為養生之物。無怪乎其價之日昂也。其價既昂。偽物日多。而病之果當期此者。遂不能用矣。豈非以有用之才。銷磨于無用之地。而需才之時。反無才用乎。其寔古之人參微涼微苦。與近時西洋參性味略同。深明醫理者。似可通融代用。不必刻舟求劍。而默贊參價之昂。擅破貧人之產也。如證屬大虛。西洋參嫌其力薄。不妨以黃耆甘草枸杞子龍眼肉之類。隨宜匡佐。亦在善用者驅策得其道。爾。此外更有習俗相沿而不知其誤者。略論如左。

貝潤其性平而甘。色大赤。其質潤。其性平。聖濟以一味治短氣。余謂其專補心血。非他藥所可。坎離丹可以參甘草同用。名坎離丹。可以交通心腎。

子者滋清約。而潛陽陰虛陽浮者。滋清約中皆可佐用。

情益心志。心氣暢。心神怡。情益心志。妙藥也。而世俗有散心之說。不知創自何人。舊是見虛文。玉嗜此。何以多男而壽考耶。故清約解用之。賴以祛痰穢之濁。而衛宮城滋養藥用之。藉以宣心思之結。而通神明。

本經淫羊藿氣寒味辛。無毒。主陰痿絕傷。莖中痛。利小便。益氣力。強志。後人因別錄羊食而淫之說。遂改為性熱助陽。誤矣。夫羊性喜淫。乃其天賦。不必食此藿也。即謂食之益淫。

故以命名然人非羊也食之何必淫吾鄉畜羊者秋冬以桑葉飼之故羊之益人惟杭嘉湖者為最然桑葉者蠶食之而成絲之物也若謂人食淫羊之藿而亦淫則羊食成絲之桑而亦絲矣蓋體臟既殊不能以一例論也如礬石之為物也蠶食之肥鼠食之死可見藥有定性而體臟不同則性亦隨之而變矣余謂羊為火畜藿稟水氣羊果食藿而益淫亦內經陰平陽秘之旨耳惟葉氏云淫羊藿氣寒稟天冬令之水氣入足少陰腎經味辛無毒得地潤澤之金味入手太陰肺經氣味降多於升陰也陰者宗筋也水不制火火熱則筋失其剛性也而痿矣淫羊藿入腎而氣寒寒足以制火而痿自愈也絕傷者陰絕而精傷也氣寒益水味辛能潤潤則陰精充也莖莖玉莖也痛者火鬱于中也熱者清之以寒鬱者散之以辛所以主莖中痛也小便氣化乃出辛寒之品清肅肺氣故利小便肺主氣腎統氣寒益腎辛潤肺故益氣力也氣力既益內養剛大所以強志蓋腎藏志也此解真得其要者故錄之以釋諸家之惑且腎主骨陰虛骨痿者亦為要藥經云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正指此也

荆 鄒氏本經續疏亦詳辨淫羊藿性不助陽與解要合體臟之殊不但人物迥別即人與人亦有大不同者居易錄云江南蕭某食香草則死又有王生者飲茶則死必二三日始甦醫無能識其故者雄嘗見黔人汪振聲食蠶則醉仁和趙子循

茂才飲蔗漿輒衄。定州楊素園大令。咳海參必發熱。須以大黃瀉之。而安皆不可。以恒理測也。食物且然。而況於藥乎。用藥者。可不知藥有定性。氣隨人異之說。而先辨別其臟性乎。

沙參清肺。蓋肺屬金而畏火。清火保金。故曰補肺。肺主一身之氣。肺氣清則治節有權。諸臟皆資其灌溉。故曰補五臟之陰。肺氣肅則下行自順。氣化咸藉以承宣。故清肺藥皆通。小水。喻氏謂有肺者有溺。無肺者無溺。可云勘破機關。

注六腑氣化必稟司臟真。昔人治肺氣不化。胸臑為熱邪所滯。而小溲不通。少腹與臑丸脹痛者。一味沙參大劑煎服。覆杯而愈。是肺氣化而小溲通也。後人不曰沙參可通。溲閉。乃謂沙參可治疝氣。誤矣。黃履素見一味蘆菔子通小便。詫以為奇。蓋不知蘆菔子亦下氣最速之物。服之即通者。病由氣閉也。故勘病必察其所以致病之由。則用藥自臻神化。而無執死藥以療活病之弊矣。

桔梗開肺氣之結。宣心氣之鬱。上焦藥也。肺氣開則府氣通。故亦治腹痛下利。昔人謂其升中有降者是矣。然畢竟升約。病屬上焦。寔證而下焦。無病者固可用也。若下焦陰虛而浮火易動者。即當慎之。其病雖見於上焦。而來源於下焦者。尤為禁劑。昔人舟楫之說。最易誤人。夫氣味輕清之藥。皆治上焦。載以舟楫。已覺多事。質重味厚之藥。皆治下焦。載以

上行更屬無謂故不但下焦病不可用即上焦病亦惟邪痺於肺氣鬱於心結在陽分者始可用之如咽喉痰嗽等證惟風寒外聞者宜之不但陰虛內傷為禁約即火毒上升之宜清降者亦不可用也

柴胡為正傷寒要藥不可以概治溫熱諸感為少陽瘧主藥不可以概治他經諸瘧為婦科妙藥不可概治陰虛陽越之體用者審之

刊趙菊齋先生云乾隆間先慈隨侍外祖於番禺暑時患證甚劇得遇東醫治愈

因囑曰此肝陰不足之體一生不可服柴胡也後先慈年踰五旬兩目失明肝陰不足信然繼患外感醫投柴胡數分下曠後即兩脇脹痛巔頂之熱如一輪烈日當空亟以潤約頻溉得大解而始安善乎本經疏證之言曰柴胡為用必陰氣不舒致陽氣不達者乃為恰對若陰已虛者陽方無依而欲越更用升陽是速其斃

矣故凡元氣下脫虛火上炎及陰虛發熱不因血凝氣阻為寒熱者近此正如鴆也

白芨最黏大能補肺可為上損善後之藥如火熱未清者不可早用以其性澀恐留邪也惟味太苦宜用甘味為佐甘則能變膈又宜噙化使其徐徐潤入喉下則功效更敏其法以白芨生研細末白蜜丸龍眼大臨臥噙口中或同生甘草為細末甘梨汁為丸亦可若痰多咳嗽久不愈者加白前同研末蜜丸噙化真仙方也

刊癸巳類稿謂吸亞片成肺者專傷於肺用白芨末和梨汁為膏服可愈近人載
入洗冤錄寔不盡然以肺主出氣腎主納氣而論亞片烟之呼吸似無不關於肺
者果係肺受灼燦而津液先損於上此方卻宜然吸煙久而成病者皆先損於下
而為下虛上寔之證以火搏其液而煙性升提痰涎易壅於上也抑王勳臣所謂
呼吸由氣管而入氣府並不由于肺乎按說文肌癢也廣韻杖痕腫也令人呼病
久破腫為肌瘡是也不可附會于煙引煙之稱曰引者言其既吸之後欲罷不能
必引之致死而後已故謂之煙引俗作癮者以其音同也然已失引之本義豈可
妄意穿鑿謂吸亞片者必生瘡於肺哉

丹參降而行血血熱而滯者宜之故為調經產後要約設經早或無血經停及血少不能
養胎而胎不安與產後血已暢行者皆不可惑於功兼四物之說併以其有參之名而濫
用之即使功同四物則四物湯原治血分受病之約並非補血之方石頑先生已辨之矣
至補心之說亦非如枸杞龍眼真能補心之虛者以心藏神而主血心火太動則神不安
丹參清血中之火故能安神定志神志安則心得其益矣凡溫熱之邪傳入營分者則用
之亦此義也若邪在氣分而誤用則反引邪入營不可不慎

注行血宜全用入心宜去稍用

知母苦寒清肺胃氣分之熱熱去則津液不耗而陰自潛滋暗長矣然仲聖云胃氣生熟其陽則絕蓋胃熱太盛則陰不足以和陽津液漸乾而成枯燥不能殺穀之病其陽則絕者即津液涸竭也清其熱俾陽不絕則救津液之藥雖謂之補陽也可乃後人以為寒涼之品非胃家所喜諄諄戒勿輕用輒從事於香燥溫補之藥者何哉此議藥不議病之世界所以致慨於喻氏也

白微涼降清血熱為女科要藥溫熱證邪入血分者亦宜用之何今世不用於女科而視為升散藥不問邪之在氣在血往往亂投誤人不淺不學無術此其最也

芍藥之味本經苦別錄加以酸字酸苦涌泄為陰是開泄之品耳觀仲聖云太陰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胃氣弱易動故也故滯下為病乃欲下而窒滯不通者以此為主藥也今人誤為酸斂用以治虛瀉殊欠效也惟土受木乘而瀉者用之頗宜

刑 鄒氏疏證云芍藥開陰結大黃開陽結故腸中燥結則用承氣腹中滿痛多用芍藥若心下滿痛病在上焦之陽結則當用陷胸而芍藥在所忌矣

丹皮雖非熱藥而氣香味辛為血中氣藥專於行血破瘀故能墮胎消癖所謂能止血者瘀去則新血自安非丹皮真能止血也血虛而感風寒者可用以發汗若無瘀而血熱妄

行及血虛而無外感者皆不可用。惟入於養陰劑中，則陰約藉以宣行而不滯，併可收其涼血之功。故陰虛人熱入血分而患赤痢者，最為妙品。然氣香而濁，極易作嘔，胃弱者服之即吐。諸家本草皆未言及用者，審之。

麥冬本經所主，皆是胃病。崇原發明最詳，其功在心，不可去之。善用麥冬者，其惟香巖先生乎。刊繆氏經疏知麥冬為胃經正藥，寓意草始言脾胃異治，葉氏大暢厥旨，謂胃為陽土，宜用甘涼，俾後人得所遵循，故洄溪澗安皆深折服也。

益母草專走血分，婦人以血為用，故有益母之名，非謂不治男子之病也。凡濕熱之邪入於血分，或血熱血瘀為病，皆可治之。令人但入女科，固矣。

夏枯草微辛而甘，故散結之中兼有和陽養陰之功。失血後不寐者，服之即寐，其性可見矣。陳久者其味尤甘，入藥為勝。

本經草蒿，即今之青蒿，以蕙紫者良。專解溼熱而氣芳香，故為濕溫疫癘妙藥。又清肝膽血分之伏熱，故為女子淋帶小兒癩瘻疳蟲神劑。本草未言，特為發之。堆味甚苦，胃氣虛弱者須迴護也。

旋覆花令人但用以降逆，而本經云補中下氣何也？蓋升降之權在于中氣，氣之不應升而升者謂之逆，反逆為順，謂之下。其能反逆為順者，則賴中樞之旋轉，能使中樞旋轉，詎

非補中之力乎。觀其色可知矣。余謂旋者轉。旋中氣之能覆者。氣下為順之象。命名之義以此。

刑近閱鄒氏疏證引群芳譜言旋覆花梢頭露滴入土中。即生新根。可見其生機之旋相升降矣。表之曰補中下氣。乃聖人體物入微處。薛一瓢案中亦云旋覆花有幹旋中氣之能與吾曾王父之論合。世人謂其瀉氣不敢施於虛體。豈不悖哉。何首烏內調氣血。外散瘡癰。功近當歸。亦是血中氣約。第當歸香竄。主血分風寒之病。首烏不香。主血分風熱之疾為異耳。故同為婦科瘡科要約。並治虛瘡。並滑大腸。無甚滋補之力。昔人謂可代熟地。實未然也。詎菴先生謂熟地首烏皆是君約。方中不可同用。尤屬笑談。夫約之孰為君。孰為臣。當隨證制方。而後定其任。見是證。用是約。即為君約。明乎此。則本草所載。孰不可以為君。書曰任官惟賢。才是治世之賢。不以資格門第論也。草木金石諸品。皆謂之藥材。是治病之藥。不以貴賤純駁論也。良醫良相同功。亦惟識其材而任之當耳。所謂醫道通於治道也。

栝樓根一名天花粉。性涼味甘。故能生津止渴。而化燥疾。仲聖明言渴者去半夏。加栝樓根。是半夏化濕痰。花粉化燥痰之的據也。後人順口讀過。不悟其意。而以貝母與半夏為對待。殊不切貼。

栝樓寔一名天瓜故其根名天瓜粉後世詒瓜為花然相傳已久不可改矣栝樓寔潤燥開結蕩熱滌痰夫人知之而不知其舒肝鬱潤肝燥平肝逆緩肝急之功有獨擅也玉橫先生言之最詳今藥肆中名此為瓜蔓以土瓜根子為栝樓用者不可不審土瓜一名王瓜卽月令孟夏王瓜生是也非蔬圃之黃瓜蔬圃黃瓜一名胡瓜隨園食單作王瓜者誤也金銀花李士材已表其治痢治脹之功而不知尚有清絡中風火濕熱解溫疫穢惡濁邪息肝膽浮越風陽治瘧厥癩癩諸證也

木通味苦故瀉心火由小腸出諸本草皆云甘淡或言微辛豈諸公不但未經口嘗且芻蕘亦未詢乎

葛根風藥也風藥皆燥古人言其生津止渴者生乃升字之譌也以風藥性主上行能升舉下陷之清陽清陽上升則陰氣隨之而起津液達渴自止矣設非清陽下陷而火炎津耗之渴誤服此藥則火藉風威燎原莫遏卽非陰虛火炎之證凡胃津不足而渴者亦當忌之

刊
林北海重刻張司農治暑全書序云柴胡劫肝陰葛根竭胃汁二語可謂開千古之群蒙也葉氏幼科要略曾引及之而洄溪評為杜撰雄謂言而中理雖杜撰何妨固哉徐子之評書也

茜草根。曉嵐先生云。能解巴蝥蟲毒。以此推之。似可治蛇蝎毒蟲諸螫。

澤瀉有聰耳明目之功。人皆疑之。理虛元鑑謂究其命名之義。蓋澤者澤其不足之水。瀉者瀉其有餘之火。不若豬苓木通之直走無餘。不可視為消陰損腎之品也。

刊理虛元鑑論證最精。論藥次之。立方則不佳。

黃檗之功。昔人已詳之矣。或竟視為毒藥。痛戒勿用。毋乃議約不議病之陋習耶。經言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凡下部不堅之病多矣。如莖痿遺濁帶漏。痿躄便血瀉痢。諸證今人不察病情。但從虛寒治之。而不知大半屬於虛熱也。蓋下焦多濕。始因陰虛火盛。而濕漸化熱。繼則濕熱阻夫氣化。反耗精液。遂成不堅之病。皆黃檗之專司也。去其蝕陰之病。正是保全生氣。誰謂苦寒無益於生氣哉。蓋黃檗治下焦濕熱。諸證正與蛇牀子治下焦寒濕諸證為對待。

槐實味苦色黃。清肝膽而涼血。清肝涼血之品類。可安胎。獨槐寔既不能安胎而反墮胎者何也。則本經主子藏急痛一言已括其義矣。子藏即胎宮。屬任脈。為受精之所。急痛者因交合不節所致。槐實專通任脈。直達子宮。能滌射入之精。而瀉淫欲之火。故孕婦用之。其胎即墮。推之。微瘡便毒。利西秦謂發於外腎橫骨上。亦穢毒入於任脈之病。景岳全書有一味槐蕊之方。不知傳自何人。余服其妙。

竹類甚多其名不一但驗其節起雙線者皆可入藥以壯嫩者為良若節階單線者名毛竹所謂刮腸篋者即毛竹之筍也其籜有毛故名毛竹勿入藥用凡種竹向西北其根無不向東南行者盧氏謂其稟木火之氣信矣然既傲雪凌霜亦能忘炎敵暑四時不改其操性極平和號為君子且植物之本無不由小而漸大惟竹出土之後雖干青雲而直上能不改其本體之恆故節字從竹表其無毫髮之放溢也其皮最韌而縈名之曰筠塞舟不漏以鮮者入藥曰茹清五志之火祛穢濁之邪調氣養營可塞血竇胎前產後無所不宜葉則內息肝膽之風外清溫暑之熱故有安神止瘧之功漚則其液也故能補血養經絡達四肢而起廢疾凡病人久不理髮結而難梳者用竹漚少加麻油和勻潤之即可梳通故一切憂思鬱結之病無不治之世人但用以開痰結陋矣

黑棗肉腴味厚紅棗色赤氣香均以大而堅者為良入藥各有所宜隨證分別而用可也南棗香味皆遜於北棗徒以形貌取悅於人者宜供食品入藥力薄備要之言不可從也梨亦以北產者良南產以義烏之插花梨為最徽州雪梨皮色甚佳而味帶酸不可入藥蓋梨不論形色總以心小肉細嚼之無渣而味純甘者為佳凡丹石烟火煤火酒毒一切熱藥為患者啖之立解溫熱燥病及陰虛火熾津液燔涸者搗汁飲之立效此果中之甘露子藥中之聖醍醐也瀕湖發明詳著其功矣

校 甘露子。焦寔也。生津解渴。潤燥除煩。更勝于梨。乃果中之仙品。惜不易結耳。

鮮柿以熟透不生核者良。味甘性寒。養肺胃之陰。宜於火燥津枯之體。脾氣虛寒者。啖之即瀉。乾柿以北產無核者良。本草已載其功。而滋補脾胃最宜於小兒。凡小兒忌食香燥乾鞭等物。以疳者乾也。又疳字从甘。弗食甘酸果品雜物。准柿樹不生蟲。故小兒初進穀食。宜用乾柿飯上蒸熟嚼飯餵之。自無疳蟲脹瀉諸病。此古人所未言也。

木瓜一味為末。治微瘡結毒。准解要載此方。

枇杷葉。毛多質勁。味苦氣涼。隆冬不凋。盛夏不萎。稟激濁揚清之性。抱忘炎耐冷之姿。靜而能宣。凡風溫溫熱暑燥諸邪在肺者。皆可用以保柔金而肅治節。香而不燥。凡濕溫疫癘穢毒之邪在胃者。皆可用以澄濁氣而廓中州。本草但云其下氣治嗽。晚則偉績未彰。故發明之。

刊 香巖先生嘗云。天氣鬱勃泛潮。宜以枇杷葉拭去毛。淨鍋炒香。泡湯常飲。清香不燥。能辟穢濁。可免夏秋時令之病。與此暗合。

龍眼肉味純甘而溫。大補血液。蒸透者良。其濕盛者能生痰。脾弱者滑大便。不可不知也。其核研傅金瘡。磕跌諸傷。立即止血止痛。愈後無痕。名驪珠散。真妙藥也。其殼研細治湯火傷亦佳。若焚之。可辟蛇。皆有利用之物。凡啖龍眼者。何可輕棄耶。

蕪以仁和產者為良。熬濃汁服。既能補血亦能通氣。故無膩滯之偏。蓮子交心腎不可去。心然能滯氣。單用心則大降心火。荷葉燒飯。大升脾氣。以荷葉屬震。震為木。土得木而達也。燒飯者。以荷葉同米者為飯也。杭州呼者。飯曰燒飯是矣。謬者解為荷葉包飯於火中燒之。不通甚矣。

蒲桃。以北產者良。吐爾番出者。純甘無核。尤勝。大補肝脾之血。與枸杞子同功。胎上衝心。單用蒲桃一兩煎服立愈。

甘蔗。以青皮者良。名竹蔗。台州所產。長大如竹。甘涼清熱。充津。俞文起先生云。一名接腸草。昔有腸斷者。頻飲此汁而愈。

蘆菔能制麪毒。故一名來服。言來弊之所服也。俗作萊菔。蘆菔。失其旨矣。種類甚多。厥功甚大。生用能解風火。溫燥濕熱之邪。故烟毒煤毒酒毒火毒。夫音痰。閉中風。咽喉諸病。無不立奏神效。熟用補脾肺和腸胃。耐風寒。肥健人。可以代糧。救荒。誠蔬圃中之一路福星也。本草既沒其豐功。更誣以耗滲。豈不冤哉。然薄海蕃滋。鄉人廣種。以充糧食。終身啖之。而康強壽致。且有垂老而髮不白者。此人所共覩之事。何以修本草者。獨買買也。

本草言茄子最不益人。女人食之傷子宮。而內若獨嗜者。雖有娠亦不忌。然生育頗易。可見穀食果菜。皆是養人之物。不必講求服食。饕餮肥甘也。

冬以杭州搭枊而種使其懸生枊內既遮日曬又不著地味純甘而不帶酸者良涼而潤肺甘能養胃極清暑濕止煩渴利二便消脹滿治暑濕霍亂瀉痢有殊功子潤肺化濁疾皮解風熱消浮腫蔬圃中妙品也

食茱萸即古人重九登高所佩者種類不一俗名辣椒辣茄辣虎稱謂亦不一也味極辛性大熱少食能疏風祛故世人誤以為性涼而陰受其禍者多矣凡陰虛血熱之人切不可食

疾米可釀酒甘酒之人日多釀酒之家日衆種稷之田日廣則種稻之田日奪而米價日食矣民無蓋藏豈非大病醫國之工可不為之計乎

刊米價日貴因病國病民之大故也今則銀價日昂漏卮莫塞其病益劇矣醫國之工尤當早為之計也

杭米為養人之至寶而荒歉時有不可不豫籌積儲之法也最簡易者但將飯乾晒透永遠不壞飢者嚼一撮得米氣便可不死每年各家留飯一斗曬透入瓮存放乾燥處甚不費力貧富皆可為之若得家家如此遠勝積穀備荒多矣

注以粳米一斗淘淨百蒸百晒搗細入瓮存放乾燥處亦不壞日服三勺渴則飲之斗米可度一月家有老人不能嚼飯乾者不可不知此法故補錄之

蠶豆寔于蠶時故名一名佛豆佛誕可薦新也補中益氣小兒禁食恐難化也龍喜取之故開花遇雷電則不結寔海船內有蠶豆一粒即不能出洋龍欲取之也航海者不可不知。

石膏余師愚以為治疫主藥而吳又可專用大黃謂石膏不可用何也蓋師愚所論者暑熱為病暑為天氣即仲聖所謂清邪中上之疫也又可所論者濕溫為病濕為地氣即仲聖所云濁邪中下之疫也清邪乃無形之燥火故宜清而不宜下濁邪乃有形之濕穢故宜下而不宜清二公皆卓識可為治疫兩大法門故學醫不比學詩文之可專尚一家如詩法三唐文宗兩漢已可橫絕一時醫必博覽諸書而知所取舍不為古人所欺庶能隨證用藥而不誤世也。

按林觀子先生云陶節庵之於傷寒其所窺者止大綱粗跡而非窮神極變之精微故王金壇謂其蠶蟄後學為仲聖之罪人非過論也奈今之治傷寒者率守陶氏一家之書以為軌則可不歎哉又王予中太史白田集論陶氏以傷寒與溫暑諸證解表不同而治裏則同為大不然且謂承氣白虎豈可以治溫暑噫太史雖深究理學寔未知醫學何必發此議論以誤後人耶深恐世之讀其書者信其學問而併信其醫故附及之。